

周口市第六幼儿园教师靳明明

用爱与智慧浇灌心灵绿洲



靳明明老师教孩子们画画。

□王怡雯/文 田家瑜/图

在我市有这样一位幼儿教师，她用十一年的坚守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，为孩子们营造了一片成长的绿洲。周口市第六幼儿园教师靳明明以专业、爱心与智慧，诠释着幼儿教育真谛，成为孩子们心中“永远等我们放学的向日葵”。

乡土化教学：让教育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

作为省级骨干教师，靳明明深知城乡接合部幼儿教育的特殊性。在一次省级课题“民间故事德育”研究中，她创新性地乡土资源融入教学。

“起初有些家长不理解，认为这些‘土东西’登不上大雅之堂。”靳明明说，但她坚信，教育应该从孩子们最熟悉的环境出发。她带领教研组的老师们，深入周边村庄，收集周口本地农谚、民间故事，用玉米芯、花生壳、稻草秸秆等材料制作教具。

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，这些看似普通的乡土材料在靳明明手中焕发出教育活力：本地农谚变成了趣味十足的语言游戏，稻草秸秆拼出了精美的传统图腾，花生壳贴成了生动的二十四节气画卷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通过“德育故事大王”等活动，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达标率从75%提升至95%。

生活化课程：在实践中学科学、长智慧

“如何提高我们这里孩子的科学认知水平？”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靳明明心头。在参加完一次专业培训后，她决定将培训所学与本地实际相结合，开发生活化的科学课程。

她带着孩子们将废弃的矿泉水瓶改造成自动灌溉系统；在菜园的泥地里寻找昆虫足迹；用鸡蛋托建造“蚂蚁宫殿”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动，却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。

“我的豆苗昨天长高了三毫米！”孩子们捧着发芽记录册，骄傲地向同伴展示自己的观察成果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孩子们不仅学会了测量、记录，更培养了细心观察的好习惯。

“科学就在生活中。”靳明明说，“我们要做的是引导孩子去发现、去探索。”她的科学课程不仅激发

了孩子们的好奇心，也让家长们看到了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。

晚霞中的守望：做留守儿童温暖港湾

每天放学前十分钟，靳明明的教室就会变成一个温暖的“秘密花园”。这里是留守儿童的欢乐天地，孩子们在这里可以玩游戏、读绘本，等待忙于工作的家长。

小浩（化名）的爷爷经常要忙到很晚才能来接孩子。有一天，老人带着一筐刚从地里摘下的玉米来到幼儿园，玉米上还沾着新鲜的露珠。“靳老师，把孩子交给您，我们一百个放心。”老人朴实的话语，道出了家长们的共同心声。

十一年来，这样的温馨场景每天都在上演：靳明明牵着怕生的幼儿穿过嘈杂的校门；在班级群里反复发送防溺水等安全提醒；陪着孩子们做游戏、读绘本，直到最后一名孩子被家长接走。

“在城乡接合部从事幼儿教育工作，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等待。”靳明明说，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坚守，让教育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、茁壮成长。

扎根乡土：做教育均衡的践行者

有人将青春献给都市的繁华，但靳明明却选择做土地深处的“毛细根”，默默滋养着城乡接合部的孩子们。在她的努力下，周口市第六幼儿园不仅成为孩子们成长的乐园，更成为周边社区的教育文化中心。

“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优质的教育。”这是靳明明始终坚持的信念。十一年春风秋雨，她依然坚守在幼儿园门口的梧桐树下，当天际泛起温柔的暮色，她张开双臂，将那整片童年的星河拥入怀中。

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，靳明明用十一年的坚守证明：教育没有城乡界限，只要有爱的浇灌，每一颗种子都能绽放出独特的光彩。她的故事，也激励着更多教育工作者投身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伟大事业中。

我的育人故事

为“小怪兽”筑一个温暖的巢

我们班有个让所有老师都心头一紧的名字——小烽（化名）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坏孩子”，却是一颗一点就燃的“小炸弹”。他的愤怒来得很突然，可能因为同学不小心碰掉他的文具，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寻常提醒。他一旦爆发，便是面红耳赤、拳头紧握，有时会猛地推开桌子，有时会对着空气挥拳，眼里噙着屈辱又凶狠的泪水，像一头被困住的“小怪兽”。

以往的批评教育效果甚微，他要么倔强地闭口不言，要么激动地大声辩解。他的怒火，仿佛一堵高墙，隔绝了所有沟通的可能。

一天，我在教室的一个角落布置了一个小小的“静心角”。这里没有说教，只有一把舒适的坐椅，一个可爱的小玩偶，几本孩子们喜欢的书籍，还有一盒彩笔和一本厚厚的“心情日记”。我告诉全班同学：“那里是我们班的‘情绪安全岛’。任何时候，如果你觉得心里很烦躁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你就可以来到这里。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，这是你的权利。”

孩子们觉得新奇，但最初无人问津。直到一次作文课，小烽因一时写不出来，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拳头慢慢攥紧。所有同学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那声熟悉的巨响。我走过去，温和地看着他，轻声说：“小烽，你需要去‘情绪安全岛’休息五分钟吗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惊愕地看向我。我没有责备他，只是轻轻摸了摸他的头。他犹豫了几秒，猛地站起来，几乎是冲到了那个角落，狠狠地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死死地捂住脸。

全班鸦雀无声，我继续上着课。大约五分钟后，我瞥见他紧绷的肩膀慢慢松弛了下来。他拿起了那本“心情日记”，开始胡乱地画着什么。那节课，他没有“爆炸”。

下课后，孩子们出去活动，我走到“情绪安全岛”，他立刻合上“心情日记”，警觉地看着我。我笑了笑说：“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隐私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刚才处理得非常好，你成功地让自己的‘情绪火山’没有喷发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。”

他再次愣住了，眼神里的敌意融化了些许。

从那天起，“情绪安全岛”成了小烽偶尔的“避难所”。他去那里的次数，从一周几次，慢慢变成几周一次。那本“心情日记”，他从不让我看，我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的隐私。

一次午餐时，班里一个同学不小心把饮料洒在了小烽崭新的外套上。那个同学吓坏了，我们都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。小烽的脸瞬间涨红，拳头习惯性地握紧。但这一次，他没有吼叫，而是深深地、颤抖地吸了好几口气，然后对那个惊慌的同学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我妈妈能洗干净。”虽然声音僵硬，但这句“没关系”，对于他而言，就是一场伟大的跨越。

我激动得几乎落泪。

这一刻，我深深体会到，教育有时并非一场高歌猛进的征服，而是一场静待花开的守护。对于某些孩子而言，他们内心汹涌的海洋，需要的不是一个试图去抚平风浪的舵手，而是一座允许他们安全靠岸的港湾。（周口市实验学校 申冉）



申冉老师为学生解答疑惑。

教师心语